



上帝的 嘲笑

黄维明 唐项登 / 译
步伟玲 杨永红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659758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47.275
MLN
11

上帝的 嘲笑

2510.45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著

莫维明 唐项登 / 译
步伟玲 杨永红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嘲笑/[俄]玛丽尼娜著;黄维明等译.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80623-294-X

I. 上… II. ①玛… ②黄…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836 号

图字 16-2001-028

原文名称:Когда боги смеются

本书根据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1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

(全书由黄维明审校)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7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致中国读者

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思考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心什么。我的书是写爱情、嫉妒、仇恨、报复的,是写友谊与背弃、荣誉与耻辱的,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

我愿意相信,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我先致谢意。祝你们成功,安康,幸福!

谨致敬意与爱忱。

亚历山德拉·玛拉库舍娜

主要人物表

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卡缅斯卡娅——昵称娜斯佳、阿霞，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反严重犯罪处高级侦查员，本书女主角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绰号小圆面包，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反严重犯罪处处长

尤里·维克多罗维奇·科罗特科夫——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反严重犯罪处副处长

伊戈尔·瓦连京诺维奇·列斯尼科夫——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反严重犯罪处侦查员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昵称米沙、米沙尼亚，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反严重犯罪处侦查员

谢尔盖·库兹米奇·扎鲁宾——昵称谢廖沙，莫斯科市中央区民警分局侦查员

安德列·切尔内舍夫——莫斯科州内务局侦查员

安德列·切博塔耶夫——莫斯科市西区民警分局侦查员，后调入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托奇内——内务部将军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库尔巴诺夫——莫斯科市南区奥列霍沃—鲍里索沃民警分局侦查员，被害人尼古拉·库尔巴诺夫的父亲

阿卜杜萨马特·哈萨诺夫——反经济犯罪局侦查员

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检察院侦查员

阿利萨·列斯尼科娃——伊戈尔·列斯尼科夫的妻子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苏林——内务部反经济犯罪局侦查员,被卢布佐夫所收买

阿列克谢·奇斯加科夫——昵称阿廖沙,大学数学教授,阿娜斯塔霞的丈夫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卡缅斯基——昵称萨沙,阿娜斯塔霞·卡缅斯卡娅的弟弟

达申卡——阿娜斯塔霞·卡缅斯卡娅的弟媳

伊拉·米洛瓦诺娃——米哈依尔·多岑科的未婚妻

斯维特兰娜·麦德维杰娃——“BBC”演唱组演员

比利姆别克·贝谢诺夫——“BBC”演唱组演员

鲍里斯·胡加科夫——“BBC”演唱组演员

瓦列里·鲍里索维奇·帕波罗夫——绰号爸爸,“BBC”演唱组经理

罗曼·德米特里耶维奇·卢布佐夫——黑社会头目,某公司总经理

热尼娅·卢布佐娃——昵称热尼娅、热涅奇卡,卢布佐夫的女儿兼秘书

格里高利——卢布佐夫的司机兼保镖

奥尔加·普列特涅娃——某公司副总会计师,卢布佐夫的情妇

帕维尔·普列特涅夫——外交部工作人员,奥尔加·普列特涅娃的丈夫

瓦列里·弗雷泽——大学生,被害人

迪娜——大学生,被害人弗雷泽的同学兼女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库尔巴诺夫——无业青年,被害人

阿莲娜·格列勃涅娃——理发师,被害人

阿利克——阿莲娜·格列勃涅娃的未婚夫

基里尔·雅罗沃依——邮差,斯维特兰娜的歌迷

弗拉基米尔·奥科洛维奇——昵称沃洛佳,前苏联电影演员,斯维特兰娜的情人

拉叶奇卡——卢布佐夫的表姨

瓦连京娜·谢尔盖耶芙娜·斯洛博加纽克——因特网网民

奥列格·卡塔诺夫——因特网网民,化名袜子

“我们永远都不会赢。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会赢，然而这是上帝有时赏赐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恩惠。”

——杰克·伦敦：《上帝的嘲笑》

第一章

从闷热的大街走进阴凉的门洞，奥尔加·普列特涅娃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而且，她总是在这一段通向电梯的台阶上露出笑容。因为每当她踏上这段台阶，就会冒出同一个念头：真好，有一个她喜欢去的地方；真好，世界上有一个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之发生争吵的人。这个人既不会欺骗她也不会背叛她，她对这个人心中有数，她不能同他分手。

刚刚推开门，奥尔加便叫道：

“你在家吗？”

“那还用说！”帕维尔·普列特涅夫应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脱掉细高跟凉鞋，她光着脚走进房间，边走边脱下黑色针织衫和窄长裙。

“帕维尔，你知道什么是女人的幸福吗？”

帕维尔朝房间里望了一眼，站在门口，略带嘲弄地看着她：

“我猜得到。”

“你猜不到。女人的幸福是买到称心如意的内衣。而女人的不幸是什么？”

“大概是买的内衣不称心。我猜得对吗？”

“真聪明。”

她将衣服扔到圈椅上，抓过一件真丝睡袍。帕维尔习惯地转过身去，不过没有走出房间。他们彼此不是特别拘谨，但是两个人毕竟还保持着一定的礼貌。

“瞧这事办得多愚蠢！”奥尔加一面脱衣服，一面快活地说，“你还记得我们俩一道在巴塞罗那买的那套内衣吗？衣服的式样美极了，我今天穿上它，才发现花边扎人扎得厉害！我左思右想，挑了个合适的时机做了头发，本来想显得性感并吸引自己心爱的人，结果今天这个可笑的故事却草草收场，我不得不推说头疼，狼狈不堪地从情场上临阵撤退，见鬼。”她飞快地在镜子中照了照自己的身影，“现在大腿发痒，胸脯也是。真怪，这么不走运。这么漂亮的衣服我居然不能穿，这才是女人的不幸。”

她掩上袍襟，系好腰带。

“好了，你可以转过身来了。顺便问一句，你原打算今天去参加一个什么宴会的，取消了吗？”

帕维尔走近沙发床，沉沉地倒上去，高高地跷起双腿：

“我今天去不成了。很不凑巧，我的美人儿收到了亲爱的夫君就要回来的消息，认为最好不要冒险，犯不着。日子很长，还有时间尽兴。你听我说，我们到外面去吃晚饭吧，啊？我向女人献殷勤的热情尚未消退，哪怕向你表表心意也好。”

奥尔加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大腿上和胸脯上仍然发痒的部位，摇着头说：“大概，我到明天之前还是不要穿衣服的好。”她疑惑地说，“冰箱里放满了食品，干吗要到外面去啊？”

“你得了吧。”帕维尔伤心地拖着长声说道，“我这会儿正激情浪漫，你却专会扫兴。”

“别诉苦了，扫兴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一起买的这套内衣，看来，责任对半分。我还记得，在那个小店正是你看中了这套衣服，因此你得尝尝后果。你往边上挪一挪，我要躺一躺。”

帕维尔在宽沙发床上挪了挪，给她腾出一块位置。

“行了，听你的，我们就在家里吃。奥尔加，你没忘记我妈妈

的生日吧？伤脑筋的事近在眼前，只剩下5天了。送什么礼物好？”

这的确是个难题。帕维尔的母亲对礼品十分讲究，她自己喜欢送礼，反复掂量，精挑细选，同时要求别人对待她也一样郑重其事。每一年这个难题都让人大伤脑筋，每一年都勉强解决，但也确实一年比一年困难。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寿星本人送过的礼物一样。礼物应当别出心裁，这一点不用讨论。这是帕维尔家中经久不衰的规矩。

“让我考虑考虑。”奥尔加在沙发床上挺直身子喘了口气说道，“我回想一下。晚礼服？”

“我们从比利时给她带过。”

“啊，对了，我忘了。落地花瓶？”

“从英国带过，她50岁生日时。”

“对，现在想起来了。胸针？”

“到哪里去买啊？”

“送一只好皮包和手套？”

“奥尔加，你醒醒吧！你的记忆力完全丧失了吗？她上一次生日时我们送的就是这个。”

“对不起。”她挨着他躺得舒服一点，小声说道，“我太疲倦了，直想睡觉，我可是什么主意都想不出来了。”

帕维尔坐起来，拽拽她的肩膀：

“你别睡！现在才9点钟，如果你现在睡着，又要在早晨5点钟就爬起来，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快睁开眼睛吧，要不我给你抹点凉水。奥尔加！”

奥尔加突然跳起来，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彩。

“有了！你记得我们在希腊时，在一家书店里看到过一套非常精美的介绍耶路撒冷的礼品书吗？对开本，英文和希腊文对照，插图很多，甚至还附有放大镜以便于观看细部。价格也合适，大约是30美元。这样的礼品也不寒酸，拿得出手。”

“你提议为了这件礼品跑一趟雅典？”帕维尔怀疑地冷笑道，

“来回路费相当于 20 份礼品，当然，尽管是为了亲生母亲……”

“笨蛋。”奥尔加笑道，“拉里萨现在正在雅典，两天之后回来。如果我们能给她打通电话，那问题就算解决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在家里度过这一个生日。你能说，我不是天才？只要你敢说不是，我把你的耳朵咬下来。”

“你是个天才。”帕维尔吻着她的手非常认真地答道，“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

今年，帕维尔的母亲年满 59 岁，他想好了，到她 60 岁时送她去以色列旅游，叶莲娜·费多罗芙娜有许多朋友在以色列，她早就想同他们见见面。母亲在经济上有旅游的财力，但是她一直把旅程往后推，总能找到一些比探望朋友更重要的事情，工作、丈夫、子女、孙子孙女、别墅、两条狗——这一切都要求她全力以赴，没有她的照顾无论如何不行。据奥尔加的回忆，去以色列旅游的话题至少在最近 10 年中多次提及，叶莲娜·费多罗芙娜定期同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朋友们通电话，但是却一直没有成行。可是，如果把机票和签证放到她的面前，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叶莲娜·费多罗芙娜尊重其他人为她付出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启程，即便她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干。

奥尔加跳下沙发床，冲过去找亲友电话号码本。她运气不错，拉里萨即便进浴室也不离移动电话，奥尔加的电话打过来时她正在浴室里。

“你记得是在哪家书店看到的书吗？”拉里萨认真地问。

“在中央大街，帕塔基斯商店。”

“我找得到。”拉里萨许诺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我同帕维尔去接你。”

挂上话筒，奥尔加松了一口气：

“瞧，问题解决了，可你刚才还直发愁！”

她重新走到镜子跟前，忧心忡忡地摇摇头，撩起长袍，再次

端详幽会失败的痕迹：

“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她用手抚摸着发痒的皮肤哀声叹道。

帕维尔也站起身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别想了，奥尔加，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好的。工作上有什么好消息呀？”

奥尔加扮了个可怕的鬼脸，双手前伸，手指蜷曲。

“我们单位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她拉着低沉的长声说道，“检查员要到我们这里来，现在看来是检查官。人们都害怕得双脚直跳。”

“你呢？”

“我不害怕。”

“你可是副总会计师，难道你不怕？”

“帕维尔，只有我这个副总会计师才知道，我们一切正常，所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而其余的人——他们对会计业务一窍不通，他们大家都觉得，在我们这里一定能挖出点什么来。甚至总经理的脸都发白，一天要打搅我们十来遍，一遍一遍地问我们是否做好了迎接检查的准备。行了，我完全清醒了。我们吃晚饭吧。”

奥尔加快速做好饭，摆上桌子，她步履轻快灵活，帕维尔不由得欣赏起她柔软优雅的身段来。

“休假时我们干什么？”吃完饭沏茶时他问道，“我的假期是8月末到9月。”

“我的假期倒过来，是整个8月到9月初。”奥尔加答道，“我们拨出两个星期，一起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其余的时间各自安排。你有具体的提议吗？”

“具体的没有，不过我想游游泳，躺在沙滩上暖暖身子。”

“那就别去西班牙了，这个国家适合进行积极休息，那里没法躺，浴场不如索契。”她皱了皱鼻子说，“西班牙那个地方，适合精力充沛情怀浪漫的时候带着情人去。租一辆汽车，到各个城市转转，这对我们不合适。我和你已经老了，我们需要平和一些

的休息。到法国南部去好吗？”

“好啊。”帕维尔来了精神，“好主意。你记得那里多么惬意吗？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草木般的生活，从旅馆去浴场，从浴场回旅馆。真的，你总去用唱片伴舞的夜总会，我则想方设法不让你去。”

“帕维尔，”奥尔加笑道，“那时候我年轻得多。现在我老了，哪儿都不会去了，我保证。”

“你这番话毫不留情地提醒我注意年龄问题，你别忘了，我们俩毕竟是同一天出生的。可我却认为自己还非常年轻。奥尔加，今天我们俩该轮到谁洗盘子了？”

“今天是星期几？是单日还是双日？”奥尔加皱紧眉头问道。

“今天星期三。”

“那么该你洗。”

她把脏盘子放进洗碗池，突然气愤地双手一拍：

“哈，你这个滑头！这就是你提议上餐馆去吃饭的理由吧！还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编瞎话说什么有讨女人欢心的热情，装作你不记得今天该谁洗盘子了！帕维尔，我一来到世上就认识你了，别想骗我。”

帕维尔乖乖地扎上围裙，双手捂住嘴唇。

“好吧。”他叹道，“再不想了。”

晚饭后，他们看了电视台播放的一部法国电影，便回各自的房间就寝。

“奥尔加。”道别时，帕维尔吻了吻奥尔加的脸颊，说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所有的女人都不如你的一个小指头。等有时间我要写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奥尔加扪心自问，渐渐沉入了柔和舒适的梦乡，“帕维尔真幸福，他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可我，真傻，还一直在寻寻觅觅，挑挑拣拣，我会选择……”

光阴荏苒，7月中旬正在迫近，离纳税的最后日期只剩下一

个半月了,然而阿列克谢·奇斯加科夫却一直未能凑够需要的款项。1月间,他老实实在地来到税务局,递交了46 000美元的收入单。他应缴的税款正好把那笔账挂起来:这46 000美元是国外的几所大学和出版社汇到奇斯加科夫在“商业投资银行”的账户上的,该银行失去了关税优惠折扣,未向信任它的储户支付一个戈比。整个秋季、冬季和春季,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卡姆斯卡娅和奇斯加科夫的经济条件极为拮据,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时甚至节衣缩食。奇斯加科夫抓住一切机会举办收费讲座,娜斯佳^①没有挣外快的机会,只好尽量节省开支,抽廉价烟,喝劣质咖啡,这比她亲爱的“哥伦布船长”的贡献要小得多。他们非常非常俭省,但是仍然……

到6月1日,他们必需的款额还缺90 000卢布,换算成通用外汇是4000美元。彼得罗夫卡38号一名普通的高级侦查员和一名在国立大学供职的教授,上哪里去弄这笔钱?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娜斯佳同丈夫准备背水一战。今天,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上校批准娜斯佳从6月10日开始休假,她马上给出版社打了电话,她休假时一般都给该社当翻译挣外快。奇斯加科夫也请了假,打算给准备升学考试的应届中学毕业生辅导物理和数学。

“奇斯加科夫,乌拉!”娜斯佳一进宿舍便叫道,“小圆面包批准我休假了!”

“谢天谢地。”奇斯加科夫如释重负地叹道,“你给出版社打电话了吗?”

“当然。他们答应今天或者明天给我回电话,告诉我有什么工作。最好找点法文的翻译工作,毕竟我对法文更加精通,至少也能拿到一本英文或者意大利文的书。你有什么成果?”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登了广告,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① 娜斯佳是阿娜斯塔霞的昵称。

奇斯加科夫取下她的挎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上帝，娜斯佳，你包里装的什么？你从建筑工地拉来一车皮砖头吗？”

“我买了几本字典。小圆面包大发慈悲，恩准我休假后，我一高兴就进书店去看了看新出版的各种实用字典。当然，我忍不住就买了几本。”

“贵吗？”奇斯加科夫咕咚一声将挎包放到地板上，怀疑地问道。

“奇斯加科夫……”娜斯佳哀求道，“这也是为了工作。”

“就会花钱。”他微笑道，“你知道我不能对你生气。我们是先吃晚饭还是先冲澡？”

“先冲澡。”她边脱衣服边抱怨道，“我的眼睛都看不见莲蓬头了。”

在这一点上，娜斯佳说得对，浴室的确让人看着不舒服。一年前进行的装修，刚开始就停工了。此后，事先购买的建筑和装饰材料在宿舍中堆放了半年，但是一直没有用上，因为缺少继续施工的钱，而且必须节省每一个戈比用来交税。他们坚决拒绝娜斯佳的兄弟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卡缅斯基的财力帮助。经过几次硬给他们塞钱装修都未被接受的努力之后，亚历山大未经许可，派来一辆载重车和几名工人，把这一堆建筑材料拉到自己在市郊的别墅里去了。现在宿舍里可以自由转身，不必担心什么东西倒下，或者跌倒碰头之类，然而原本准备进行装修的宿舍，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景象。撕下的壁纸和从浴室墙上起下的方砖使人产生一种即将“拆除”的旧房子的联想，穷困、邋遢、昏暗。而且，必须指出，娜斯佳也好，她的丈夫也好，最终都习惯了这种状况，对这一片杂乱无章都已经没有强烈的反应了，何况他们毕竟整好了厨房并且配上了新家具。当然，不能邀请客人到这个破了产的家中来，不过他们对此完全可以容忍。亲友们理解，对他们可以不必感到难为情，在危机中大家都失去了钱，而不太亲近的人几乎从来不到这间宿舍里来。然而，奇斯加科

夫打算私下授课,那就不得不请学生到家里来……

“奇斯加科夫,我们怎么请人到家里来呀?”娜斯佳从浴室里出来时忧郁地问道,“太寒酸了。一名教授,受人尊敬的院士,却住在这样可怕的地方。”

“你别多操心了。”奇斯加科夫无所谓地答道,“最主要的是别怕难为情。一个人难为情时,别的人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就开始注意:他身上有什么毛病,怎么这么难为情?我将表现得像命名日的国王一样,不经意地向大家解释,我的家里正在进行装修。自然,进行装修的宿舍不会像沙皇的内宫。你喝凉杂拌汤吗?”

娜斯佳坐到厨房的桌子边上,心满意足地伸直浮肿了一天的腿。

“喝。”她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在这种天气喝凉杂拌汤再好不过了。奇斯加科夫,你怎么想,今年的炎热会有去年那么可怕吗?”

“有这种可能。”他点点头道,“天气预报员说下星期每天都在30度以上。娜斯佳,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所有正常的人在休假期间都去海边或者回归大自然,而你却由于我这些见鬼的稿酬被迫呆在莫斯科。不过一旦我们摆脱这些税务,我向你发誓:我们就到有温暖的大海、滚烫的沙滩和凉爽的海风的地方去。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相信。”娜斯佳微笑着说,“只是这得到什么时候?今年的休假我们现在正在用,还得等到下一个夏天。况且,你别忘了,小圆面包是打破常规批准我休假的,明年我将在轮休的时候休假,只不过不是夏天。因此,今天你可以许下任何诺言,实现它们的时间反正不会很快到来。也许,你会答应带我到巴西去过狂欢节?”

奇斯加科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摆上空盘子:

“你想去巴西过狂欢节吗?我倒没有想到,我的夫人竟然有这种奢望……”

“不，我不想去过狂欢节，我不喜欢喧闹的人群，也不想去巴西，得坐好长时间的飞机，但是问问总可以吧？”

“请问吧，有问必答。”他开玩笑地说道。

吃过晚饭，娜斯佳一头扎进新买的字典中，预想着翻译工作的乐趣，还有那个不容争辩的休假优先权，这使得她不必在早晨6点半闹钟一响就要爬起来。但是等待她的是失望，出版社编辑的电话打消了她美妙的七彩梦。

“非常遗憾，最近两个月内不需要翻译。所有的书都分出去了，不过如果秋季……”

“不，我的假期是现在。谢谢，对不起，打搅了。”

娜斯佳挂上话筒，两眼泄气地看着已经用不上的字典。

“都怪我自己。”她愁眉苦脸地对奇斯加科夫说，“这些工作都得预先计划好，应该在3月份就谈定的。”

“可是你无法确切知道上司是否批准你休假。”奇斯加科夫安慰她道，“再说，3月份我们还以为能凑够钱哩。你别自责了，娜斯佳，我们有办法的，你倒是应该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

娜斯佳合上字典，果断地摇摇头。

“不，这不行。我们是一家人还是合住一套房子的邻居呀？我也去当补习教师，难道我的脑子里白装着5门外语，让它们这样毫无用处地闲着发霉蒙尘？”

“是吗？”丈夫兴奋地说，“这主意很有创意。”

接待室里凉爽安静，晚上7点钟之后，白天充斥在这里的忙碌仿佛皆成虚幻，如同一场梦。墙上的大挂钟指着7点50分。热尼娅·卢布佐娃耐心等待着，包着真皮的门很快就会被推开，父亲马上就来带她回家。

热尼娅走到跟人一般高的镜子前。上帝，她多么讨厌看见自己的身影！一身不像样的灰西装，白衬衫，平头平跟皮鞋不堪入目。脸上不施脂粉，干燥憔悴，呆板无神，长长的深色头发扎成一根粗辫子。最难看的要数那双可笑的白袜子。为什么，为